



他之茅洞桥 我之太平孜

萧通湖



欧阳祥云

长思仙·大理风月

苍山翠
 玉带归
 风吹龙马雨雪霏
 鸥鹭一队队

洱海媚
 月如水
 鼓笙鞭舞伴琴醉
 曲尽人不寐

味道

宁朝华

中午下班回家,一打开门,就闻到一股别样的味道,是腌制得恰到好处的萝卜干特有的清香,裹挟新鲜阳光和泥土的气息,扑面而来。混杂其中的,还有浓郁的豆酱气味,发酵得刚刚好的酒糟味。多么熟悉的味道!我轻轻关上房门,站在原地,用鼻子用力地吸了几下,荡漾在屋内的味道奔涌过来,沿着鼻腔瞬间抵达我的脏腑。这一刻,仿佛有只温柔的手在我的身体里输入了一串记忆密码,让与这味道息息相关的画面浮现眼前,那些年,在家乡的村庄,母亲就是用它们滋养过我寡淡的童年和青春。这,是专属于母亲的味道。

厨房里传来动静,果不其然,不知何时登门的母亲正在里面忙碌着,她探出身来,跟我打招呼:“知道你喜欢吃这个,就送了一些过来。”我情不自禁地笑了,仿佛是对刚才推定无误的一种自我嘉许。当然,这绝非特异功能,我相信普天下的儿女们,记忆里大都保存着关于母亲的一些味道,或许是她亲手腌制与烹煮的各种菜肴的香,是沾染在她身上的油烟与柴火味,抑或她从田间归来时携来的稻谷、菜花和阳光的芳香。当思绪循着它们飘来的方向寻去,便迅即可以拼出过往的画面,那一帧帧美好的爱的画面。我想,这些味道,是时间在身体里设定的密码,对外人秘而不宣。

万物有灵,在我们的认知当中,对气味有着超乎寻常敏感度的,莫过于犬类,因为它能于人类所不能察觉的气味中觅到一些事物的蛛丝马迹。某日见到一则小视频,一只可怜兮兮的大狗立于树下,它的神情流露出失魂落魄般的颓丧,嘴角和脸部在一遍遍地抽搐,极度的哀伤显而易见,而且,几行泪水正从眼角顺着脸庞汹涌而下。就在我为这只狗异常的神态感到疑惑时,下面的文字给出了答案:原来,这棵树下,埋着它的妈妈!那一刻,我的内心像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猛击了一下,幡然意识到,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狗鼻子灵敏,不过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,而它在缥缈的味道中准确辨识亲属的所在,并为之产生真切的悲欢,与人类何其相似,甚至,其发乎内心对亲情的感念,几乎与人性有相同的厚重。

在我上中学的那些年,父亲在一个小镇开办了一个小小的作坊,专事米粉生产和米酒酿造,以维系家庭生计以及我和弟弟的学业,利润极其微薄,所以只能靠日夜操劳来换取稍稍安心的生活。至今,记忆犹新的是,父亲从早到晚既要忙于碾米、淘洗、磨麸、和面,又要忙于蒸饭、揀曲、烧炉、盛酒,每一个程序都繁琐得如田间的精耕细作。那时,米粉和米酒的香气交织在一起,在小作坊里整日弥漫,又被穿过街道的风,带到小镇的各个角落。

在小镇的那几年,我闻够了这样的味道,甚至产生过强烈的烦躁和厌倦感。每次放假回去,从街头一下车,那气味就忽地钻进我的鼻子,让心里原本茂盛滋长的回家的热情,顷刻间消失殆尽。

父亲放下作坊离开那个小镇已有十五六年的光阴,一家人的境遇随世事的变迁也渐渐有了全新的模样。当然,父亲是真的老了,只是,那米酒和米粉的香味似乎始终未能消散,甚至随时光的流逝,愈发清晰浓郁。有时候,是他从我身边经过,步伐缓慢而沉重,而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的衣角或是袖子卷过来一阵轻风,风里,分明是那熟悉的米酒和米粉的味道;有时候,是他刚刚脱下被乡间尘土弄脏的衣服,换上一套新洗的外套,坐进我的车里,米酒和米粉的味道,又跟着他一起进来。

而现在,我是如此喜欢这熟悉的味道,仿佛是沉淀在岁月里的陈香,穿过无数层风雨,再通过一条神秘的甬道,抵达我的身体,唤起了我对父亲在那些年月所经历的无数艰辛的回望,让我始终心存敬意与感激,让我在经历生活赋予的恹惶与伤痛后,得到一种温暖的抚慰,内心获取一份平静与淡然。

枕上,有朝夕相处的她秀发的芬芳;沙发上,有孩子稚嫩而清新的汗渍味;桌上,有在味蕾上刻下深深印记的饭菜……每一天,它们都在真诚地等着我,让我心怀足够的勇气,跨越生活的一道道栅栏,以坚定的脚步去亲近,以欣喜的双手去拥抱。我想,念一个人的好,就一定念及与他(她)相关的味道。

米酒。我与书法家陈文质夫妇同桌,陈先生一个劲儿夸茅洞桥酒好,好进口,不上头。同行者还有以作赋见长的衡南县文联主席胡素——我在舜皇山笔会相识的文友。此次相聚茅洞桥之后,他有感而发,以赋纪之,其中对茅洞桥之“吃”,赞不绝口:“春风桃红李白,夏雨鱼肥瓜馨,秋月薯壮稻黄,冬阳香柚蜜橘。豆腐油亮嫩浹,食之舌卷;烧饼酥甜软糯,闻而津生。更喜十碗土菜,味美遐迩争夸。古风依悠韵,情绵传千载。”

秋山高耸,碧空如洗,艳阳高照,水平如镜。流连在斗山桥水库大坝上,我似乎听见它温和的问话:“你是谁?你还想知道什么呀?”

茅洞桥也跟祖国各地的农村一样,建有不同年代的祠堂,星罗棋布,落落大方,那些被风雨剥蚀的老房子,沉默等待游子归来。

神往茅洞桥,让我们流连忘返的,还有三座文化地标,它们是甘氏宗祠、全氏宗祠,还有清末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泉水江段氏将军家族故居。

继续往开来,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那句漂亮话。不懂得继承以往,如何有底气开拓未来?对身边风景的神往,在口口声声里头,岂能单纯体现在地理层面上?没有故事的老家,算不算快乐老家?不要说我们自己,就拿我那位对江西赣州老家念念不忘的父亲来说,他老人家3岁亡母7岁丧父,13岁跟随大伯背井离乡,到邻县矿山捡矿砂卖钱糊口。1976年,1998年,我们曾经两度下赣州陪同父母回到老家南康区太平孜,除了那半间摇摇欲坠的土砖瓦房,想必老人家也很无语,只有悲凉的童年回忆的老家,记忆犹新的有什么呢?面对那半边斑驳陆离的墙壁,隔着铁将军把门的窗户,更难想象藕断丝连的滋味。也许,故地重游没有揪心的亮点吧?

是的,我们不远千里的老家,与眼前的茅洞桥一样,有自己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特色食品。你有茅市烧饼、拎豆腐、黄皮草鱼,我有好吃的黄年来果和糯米烫皮,同样有喧闹的龙灯,有醉人的自酿米酒,当地土特产各有千秋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我们同样相信这一点。是的,它们都是“中国故事”配方里的重要元素,活灵活现的生活现场。

美国作家辛格曾说:“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根的时代。”我常常在想,如果心中有一座祠堂,那么,他的内心就有路标。是的,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,其实是没有故土的。只有当我们在远方书写故土的时候,故土的样子才清晰具象,有纹理有质感,诗和远方,才会产生某种审美距离。距离让尘埃落定,使零碎的印象拼接组

身在雁城衡阳,我心日夜飞翔。此时此刻,站在高新区第26层高楼之上,沐浴初冬温暖而充满新鲜感的阳光,我又一次心驰神往,穿过时光隧道,化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,融入湘南一隅的茅洞桥,仰望历史和现实的天空,心中有话要说。

手头刚好收到快递送来的诗人于坚随笔集《还乡的可能性》,呵呵,还乡的可能性!祖籍赣南,客居湘南,不才如我神往茅洞桥的愿望,在此可能了结?

茅洞桥即今之茅市镇。它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西南部,距衡阳市区45公里,距衡南县城40公里,当地以石桥众多而得名。据清代同治年间《清泉县志·建置》云:“茅洞桥在(衡州府)城南八十五里。”一条不长的小街,头尾有三拱桥、一拱桥、鸡崽桥、蔡公桥,其中街中一拱桥下有一暗洞,洞口芭茅丛生,故名茅洞桥。旧时衡州、永州人南下打工挑南盐,此间为必经之古道,又称“盐茶古道”。1955年夏天,因设立茅市区而有茅市之官宣大名。茅洞桥,可谓是一个地道道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的风水宝地。

记得那是2017年10月22日早上,我这个花甲之年的退休老者、闲居衡阳城的文人,响应出生于茅洞桥的作家、学者甘建华的号召,与六七十名湖南社会各界人士相聚。我们这些作家诗人,好“摄”之徒和书画高手,云集于千年古镇茅洞桥,一路采风。

“东乡泉溪寺,西乡演陂桥,南乡茅洞桥,北乡洪罗庙。”在衡山之南,旧时有此一说,指的是这四个地方都是重要的集市贸易之处,也是人流物流相对频繁、知名度较高的地方。提起旧称之“南乡茅洞桥”,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普通而又有诗意的地名。“在鸡窠睡觉,在三塘洗脸,在茅市吃饭。”衡阳人都知道这个有关衡南地名之幽默。

无独有偶。我的赣南老家边上有个地名叫凤岗圩,由来也有一说,从前大名叫粪缸,说来有点难以置信。在新中国的阳光下,为了给民间旧称改换新地名,后有高人灵机一动,依谐音易名凤岗,倒也别有一种诗意。茅市,茅洞桥,用不着举行海选或网络投票,老百姓心知肚明,父老乡亲没有必要像别人那样,挖空心思改地名,有心打回原形,就是皆大欢喜了吧?

作家刘庆邦曾对山东高密人莫言的红高粱盛赞,说红高粱不仅是粮食和物质意义上的红高粱,还将成为一种品牌,一种文化,升华为文化和精神上的红高粱。世界上不管什么物质,一旦被文而化之,一旦被赋予精神意义,便会令人心驰神往。湘南古镇南乡茅洞桥,是不是可以作如是观呢?

那一天,我们在镇上食堂就中餐,尝到了茅洞桥自酿的醇香